

工农兵创作丛书

二个赵阿虎

舒展等著



工农兵创作丛书

两个赵阿虎

舒 展 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这六篇小說、特写，选自上海工人文化宫出版的刊物“工人习作”。其中“北上之前”、“中国办法好”、“大榔头与小扳手”等几篇写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他們热爱工作，大胆革新创造的经过；“两个赵阿虎”写两个工人在整风运动当中如何消除意见，加强团结；“某国外宾参观记”是写某资本主义国家专家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许多创造发明和冲天干劲以后，也不得不心服的故事。

工农兵創作丛书(39)

两 个 赵 阿 虎

舒 展 等 著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版书号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統一書号 10078·012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 1/3 字数 24,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5) 0.11元

目 次

北上之前	俞志輝(1)
两个赵阿虎	舒 展(9)
中国办法好	陆品山(17)
某国外宾参观記	苏 鹰(23)
沸騰之夜	*小 靜(35)
大榔头与小扳手	徐志高(39)

北上之前

上海汽轮机厂 俞志辉

王师傅走出人事科，踱着步子回到車床上，去找車間党支部書記范本同志。

支部書記看到一向有說有笑的王师傅今天却滿臉愁容，吃了一惊，沒等他开口就問：“王师傅！你有什么心事啦？”

王师傅低着头，很久沒說一句話。

“生誰的气呀？噯！来，咱們談談吧。”范本說着遞給他一支香烟，随手給他点上火。

“我从来沒有生过人家的气。”老头子微微地抖动一下嘴角，终于說話了。“范本同志，我們要分別啦。”談話順手从口袋里抽出工作調動单。范本接过来一看，才明白原来他要調到哈尔滨去工作，这件事上个礼拜人事科与自己談起过，但想不到这样快，所以还没来得及找他談話征求意见，現在他既然来了，應該好好与他談談，就說：“王师傅，那儿很需要人，机器安装好了沒有人开动。你是我們車間的好老师傅，新厂更需要你。”他停頓了一下，

繼續說：“你要走了，對我們提提意見吧。”王師傅听着也沒作聲，臉上依舊滿布愁雲，范書記覺得很奇怪。是的，按照他平時的為人，對調動工作是不会有意見的，可是他為什麼這樣不高興呢？平時對事物很敏感的支部書記，今天也給難住了，半天摸不透，給他愈弄愈糊塗。

“噢！要末……”他停了半天，才想起了這個問題，就說：“王師傅，是不是擔心生活過不慣？嗯，沒有什麼。那邊只有冬天屋外比這裡冷，生活當然要艱苦些……”

“苦？舊社會這樣苦我也熬過來了。我才不怕。為了活命，冒險在風雪黑夜里鉆日本人鐵絲網，背几粒米餬口，那還不冷嗎！”王師傅打斷了范本的話，舊社會里的悲慘生活情景閃現在眼前。他咬了咬嘴唇，扔掉煙頭，繼續說：“我擔心的是車間里的任務。我們的葉輪加工總是跟不上裝配需要。范本同志，我正在與小朱打算改進一下刀架。我們比划了一下，割槽角度不正的毛病，離不了刀子掉換過多的緣故，這樣又影響光潔度。能夠把這一關克服掉……”他邊說邊從背帶工作褲的背後袋里抽出一份線條粗細不均、歪歪曲曲的草圖。“画了三天還沒画成，后天就要動身，怎麼來得及？”

“哦！”范本同志輕輕地透了一口氣，才放下心，這個老工人原來在為這個發愁。這時，他才发现王師傅的雙眼布滿紅絲，猜得出他為這份草圖熬過好幾個夜晚了。他仔細地端詳了草圖，從心眼里贊佩王師傅，對自己說：

“真不愧是工人阶级基本队伍的本色，临走前还这样关心厂里的生产！”他站起身来对王师傅说：“你坐坐，我给你去找个搭搭来。”说着往技术室走去。不多一回，技术员鍾良跟着支部書記走来，热情地握了握王师傅的手。

技术员粗略看了看草图，对王师傅说：“这改进很有价值。我们技术室也正在研究解决叶輪割槽的质量问题，但就找不到一个好方案，想不到给你找到了。王师傅，听支部書記说你后天就要动身到哈尔滨工作去。好，好，我今天晚上就帮你画好图，明天就试。”这个刚从大学毕业、来厂还不到一年的鍾良，一口气说了一大通，说得王师傅连连点头，眉开眼笑……

王师傅从党支部办公室走出来，心里乐开了。“嘿，这个刀架一成功，工段计划不怕完不成，叶輪再也不会因为斜角不准报废，墙上那张挑战书完成它的使命啦……”他愈想愈高兴，不知不觉已经走到自己的車床边。

艺徒小朱见师傅一到，马上关掉車，鼓起嘴说：“你一走，装配工段的李师傅已来催过三次了，我对他说这只叶輪要到明天中午才能下車，他很不开心地摇着头，说我们拖他们的后腿，还说昨天拿去的那只六級叶輪，他们三个人削了一整天还没削平。他嘍咕了很久，找你不到就去了。王师傅，你看怎么办？”王师傅见小朱说得怪难受，忙拉住他的手，把自己要调到哈尔滨去的事说给他听了，并说：“小朱，草图给技术室看过，鍾良答应我们今天晚上画

好图。事情一成功，这种麻烦就不会有了。”

小朱突然听说师傅就要离开自己，心里不免感到难过，鼻子一酸，呆呆地站着，说不出话来。王师傅看得出他的心情，亲切地对他说：“这有啥难过呢？我走后要多请教朱师傅他们。有党和老师傅们关怀你，怕什么呀，唔。”

张师傅师徒俩说着说着，下班汽笛响了，小朱拉着师傅的手，一道走出车间，帮他去整理行李。

王师傅一走进自己宿舍，就指点小朱把自己床头顶的衣服收拾收拾，自己却打开帆布箱翻腾起来。他从面上翻到底下，仍旧不见自己要找的那个小本子，心里很慌：这个本子要是找不到，自己解放以来八九年的心血要成泡影了。“唉！跑到哪里去了？”他喃喃地说着，把床上的被头连席子都翻起来，才发现小本子原来掉在床底下。他急忙钻进去拾起来，擦掉尘灰，双手递到小朱的手里：“小朱，这个你拿着。我知道你对磨刀角度还不精，车床师傅顶要紧的是这一门，我过去就是吃这个亏。刨削提不高。你抽空都看看。”

小朱打开本子一看，一页一页满画着三角的、斜角的和圆角的……各种车刀角度形状，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拉开嘴感动地说：“王师傅！你这样关怀我，叫我……”

“好了，好了。只要你好好生产，我就比什么都高兴。”王师傅平时最不喜欢听人家羞羞答答的道谢话，因而他拦住了小朱的话。“小朱，别呆着，帮我去找根打被包的

繩子來。”

收拾完了，师徒俩談談說說个沒停，直談到深夜十二点多鐘。夜班同志下班了，王师傅才催小朱去睡：“去睡吧，你明天还要干活。”說着把他推出房門，“我明天还要到車間來一趟的。”

第二天，王师傅跟平常一样，第一个来到車間。正要去找技术員鍾良，只見他手里拿着藍圖，匆匆地走来。他見了王师傅就說：“你不去准备准备？这儿我們来干。”王师傅点点头，一边伸手打开藍圖，接过来仔細的看了很久，指这問那的沒个停，最后对他說：“頂要紧的是材料硬度要高，不然怕頂不住，你說对不对？”小鍾会意的点点头：“你放心，一切照你的办，馬上动手，快一点明天好試驗，一成功馬上写信向你賀喜！”說着拔脚飞也似的去了。

王师傅满怀欢喜，如果試驗一成功，好多年的老問題就解决了，这怎么叫他不高兴呢！想呀想呀，已經走到小朱跟前，只見他在車床跟前，滿头大汗的忙着，走上去一看，原来在校“尺”角度。小朱見师傅一到，如得救星似的，又喜又愧，“角度怎么也校不正。”嘴里說着，手仍然不停的摸着車头。王师傅端詳了一番，就对他說：“你这样校，到明天也校不正。嗒，要这样……”王师傅挽起袖口动起手来。“先要把尺挂正，再去对車刀。”

王师傅校正了角度，开动馬达試了試，說：“行啦，干

吧！”想了一想，觉得还有一点不放心，拉过小朱，把已校正的刀排拆下来，自己又表演了一次給小朱看，嘴里不停地說着：“先要把尺挂正！”“喏，刀排要对准叶軟槽……”小朱目不轉睛的看着师傅，心里暗暗責备自己平时不好好的記牢。

王师傅校正后，又开动馬达試了試，才离开車床。小朱忙喊着：“王师傅，这……哎，你啥时走？我帮你扛行李，送送你。”小朱取下防护眼鏡正要走，給王师傅拦住了：“不用，不用！只要你好好干活，把新刀架試驗成功，比送我强得多。好好干吧，我还要到别处走走。”說着把小朱推到車床上，自己才緩步走了。小朱呆呆地目送着他，直到师傅的人影完全消失才回过头来干活……

王师傅从这个車間走到那个車間，跟老兄弟們一一告別；看看这，看看那，摸摸剛油漆好的汽輪机、柴油机，摸摸身边每一部机床，都有些恋恋不舍。直忙到下午，才跟范本同志握手，离开工厂。他微微地搖頭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語地說：“咳，十五年啦！”剛抬起头来，接連五輛装满产品箱子的卡車从身边駛过，他拂着灰尘，脑里忽然閃出解放前的景象：那时候全厂只有两間連气也透不过来的工場，冷清清的只有一百多人，只会造些葫蘆吊挂；現在，高大的車間一个接一个地矗立在自己眼前。解放前遺留下来的又矮又潮湿的工場已不知去向，就在这块吮人血汗的地面上，建筑起了比六层楼高的車間，里面安的全

是新式机床，自己操作的那部八米车床就是苏联老大哥帮我们造的。解放前这里坟墓丛连，现在变得那么漂亮，成为制造汽轮机的现代化工厂，这使他感到无限幸福，万分骄傲！他走了一阵，又扭回头来望望高大的厂房。

动身的时候，王师傅把最后一只箱子刚要搬上车子，啪的一声黄铜箱环断掉了，忽的想起了昨天在车间里对技术员说的那句：“顶要紧的是材料硬度要高”的话，喃喃地说：“嗨！铜有脆性容易断，铜热处理得硬度过高，同样有脆性，容易断裂。真该死！昨天为啥没想到这一点！”他看了看手表，回头对坐在三轮车上的老伴说：“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厂里去一趟。”说着拔脚就跑。林生一翻身跳下车来，想追上跟爸爸一起去，给她一把拉住：“你别去拖累你爸，他就要来的。来，帮我把这箱子抬上车。”林生只得帮妈把那只断掉铜环的箱子抬上车，跳上车跟妈上火车站。

王师傅跳下车，一口气冲进车间，只见小朱搭拉着脑袋，垂头丧气地站着。他马上就问：“怎么样——试验怎么样？”他推开人群挤了上去。大家见他一到又惊又喜，小朱第一个开口：“王师傅！你怎么上了火车又来……”王师傅没去答理他，只顾自己弓下腰，目不转睛地对着这只装有十七把刀子的新刀架，前后左右上下看个不停，发现上面已有好几把刀子断掉，直摇着头，责怪自己太粗心。技术员见他难过的样子，走上去说：“王师傅，刀架

旋轉到還靈活，不過刀子一放上去就斷掉，依我看，是材料太脆的緣故。”

“對！”王師傅沒等他說完就沖口說：“這是我的過錯；我只顧硬度高，沒考慮到發脆的問題。嗯，我看得重換鋼材，加強它的韌性。”他說完又弓下腰，進了刀，開動車頭，一只手摸了摸刀架，發現有微微的抖動，隨即关掉馬達，人蹬在地上，把刀架四周摸了很久，站起來對技術員說：“震動性太大，刀子走動不平衡，車出來的叶輪光潔度仍然達不到要求。依我看，軋頭螺絲太細，應加粗，其他方面……你說，還有什麼原因？”小朱把手上的回絲交給王師傅，一看表就叫道：“喏，火車快要開了。王師傅，你快走，我們有什麼問題寫信來問吧！”王師傅連說：“不要急，不要急。”車間有人喊着：“汽車來了，王師傅快走吧！”原來是范本同志給他找來的，怕他弄得過晚，搭不上火車。王師傅與大家再一次地一一告別，在他跳上汽車時，又對小朱說：“好好干啊！”

汽車遠遠地駛去了，直到它完全消失，大伙才散開。

王師傅下了火車，一進哈爾濱新廠的門，就看見布告欄上貼着一張大紅喜報，上面端正地寫着：“王同根同志：我們深切地向你慰問，祝賀你在臨別我廠前創造了奇蹟。新刀架試驗成功，工作效率提高十六倍多！”

两个赵阿虎

鍾才記木厂 舒 展

“請問，赵阿虎在厂里嗎？”

“同志，你找哪一个赵阿虎呀？我們厂里有两个呢！”

在老森泰木厂里，这两个赵阿虎，都是有十七八年工齡的木工老师傅。一个年紀不到四十，身材魁梧，黑炭般的大方臉上有一对圓滾滾的大眼睛，干起活来，胳膊上的栗子肉象老鼠似的一跳一跳。一个五十多岁，弯腰哈背的，嘴巴上长着稀稀落落的八字須，看样子貌不惊人，可有一身好手艺。他們不但同名同姓，而且都是“阿拉阿拉”的宁波人。

說起来很可笑，这个小阿虎年紀虽有一把，却还象孩子似的，常爱跟老阿虎嘔气。他們都是做“三五牌”鐘厂的鐘壳任务，譬如說，老阿虎的工时定額訂了二十工。那末，小赵阿虎就得訂十九工半，总要比他強一点；如果老赵阿虎打了只新式样子，小赵阿虎也馬上搞花色品种。

“哼，你老想压着老子，可得再吃几年飯！”老赵阿虎嘴里不說，心里却暗暗发狠。

这一天，小阿虎摆下擂台，指名向老阿虎挑战。他訂出全厂最先进的工时指标——一百只鐘壳做十八工。老阿虎当然不甘示弱，大红榜刚贴出去，应战書接着飞来了。他写道：

老汉赵阿虎，
要赶小老虎，
十八工勿稀奇，
我有十七工。

小赵阿虎一见，馬上修改定額。可是当小阿虎刚修完，老赵阿虎又把工时縮短了半小时。这样你一次，我一次，直把工时压缩到十五工。

“十五工就十五工，看你这老头伯怎吃得消！”小阿虎袖口一卷，两只手象机器那样动起来；木头鉋得嚓嚓响，鉋花象雪片似的飞。

三天下来，統計員算了算工时，老赵阿虎却比小赵阿虎快了几个小时。

“怎么搞的？难道这个干癯老头伯生了三头六臂？”小阿虎叉气又恼。

他們的車間只隔了一道板壁。本来上面有个小窗洞可以彼此望望，“透窗”一开，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老阿虎把小窗洞釘了个不通风，小赵阿虎想：

“好吧，誰也不要理誰！”

一天中午落班，小阿虎走过老阿虎的車間，偶然一回头，看見他篤篤篤在敲着一件东西。小阿虎以为他在修理工具，一点也不注意，可是老阿虎却緊張起来了，来不及地把那件东西往桌台板下一塞，侧过头去，只当沒看見。

“哼，別神气！”小阿虎哼了一声，便昂着头走过去了。

“竞赛”一天比一天緊張，两道工时象两只兔儿似的向前跑着，但尽管小阿虎两眼熬的通紅，总比老赵阿虎落后这么一点儿，看样子，小阿虎的擂台快要打垮了。

就在这时候，厂里大鳴大放开始了，在巨浪似的汹涌着的大字报当中，有几十張批評了他們这种“竞赛”的作风，內中有一張这样写着：

两个宁波赵阿虎，

同名同姓不同心。

太虎保守思想重，

小虎想做大英雄！

一个东来一个西，

見面好象陌路人，

这样竞赛啥光荣？

自古道：两虎相爭必有一伤，

劝你們：互助团结把生产搞。

这些大字报象拳头一样，猛地把小赵阿虎敲了一下，他抱着发胀的脑袋回到家里，反来复去想了一夜：

“这些年来，不但不虚心向人家学习，反把一个有本事有技术的老师傅看做了眼中钉，处处和他‘抬杠’，一心想把他压倒，这是什么样的思想在作怪呢？同志们的批评可真是一针见血！”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他就硬睁开没睡醒的眼睛，匆匆奔到厂里。他本想去向老阿虎打个招呼，但一跨进车间，看见了那个钉得风也不溜的小窗洞，气又凝住了。他把棉大衣往条凳上一甩，又自顾自干活去了。

中午时候，行政区开一个紧急会议：“在大跃进中，厂里要增产十万只钟壳！”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小阿虎兴冲冲地回到车间，干了一回活，又想招呼一下老赵阿虎，他正预备去敲那小窗洞的板壁，忽然当唧一声，隔壁车间发出了一声金属坠地的声音，接着，有人喊了起来：

“不好了，赵阿虎昏过去啦！”

小阿虎蓦地吃了一惊。

“快救人！快救人！”人声沸腾着。

小阿虎再也忍不住了，他把手里的活一丢，飞也似的奔了过去。

车间里乱哄哄地，十几个木匠师傅围在一起，急的没了主意，老阿虎直挺挺地扑在他工作柜边，两眼紧闭，嘴

已上滿是白沫，一把斧頭橫在他的身邊。小趙阿虎懂點醫道，一看是屬於中風一類的病症，就連忙把老趙阿虎攔腰一抱，拖了起來：

“快扶着他走動走動！”

大家給小阿虎一提醒，就七手八腳幫起忙來。

“救護車喊了沒有？”

“打過電話了。”有人回答。

“給我請個假，我陪他上醫院去。”

當阿虎嫂氣喘吁吁地趕到醫院的時候，老阿虎經過急救，已經蘇醒過來了。

“阿虎嫂，你別急，醫生說不要緊。”小趙阿虎一面安慰着，一面幫她去辦理住院的手續。

“趙師傅，今天可真虧了你！”阿虎嫂感激地說。

“這有什麼！”小阿虎拉了只凳子，讓阿虎嫂在病床邊坐下。“剛才可真把我們急壞了！”

“唉，人老不中用啦，一操心，老毛病就發作！”阿虎嫂看着病人，难过地嘆了一口氣。

“這……這都是我不好！”小阿虎結結巴巴地說着。

“這不關你的事。”阿虎嫂擺了擺手，“你們貼他大字報，是要他好嘍！”

“我？我貼他大字報？”小阿虎見她誤會了自己的意思，更加不安，局促地搓着手。

“有點點，人家批評几句也應當，可是他呀，騎三匹馬